

刘一达 京味儿经典 长篇小说集

京味儿经典

# 大酒缸

刘一达◎著

刘一达 京味儿经典 长篇小说集

86.1

# 大酒缸

刘一达◎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酒缸 / 刘一达著. —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 12

(刘一达京味儿经典长篇小说集)

ISBN 978-7-5699-1934-9

I. ①大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7774 号

## 大酒缸

DA JIUGANG

著 者 | 刘一达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王训海 赵 雷

责任编辑 | 余 玲 张 科

插 图 | 况 晗

封面题字 | 淳 一

装帧设计 | 程 慧 赵芝英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

印 刷 |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-5224988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13.5 字 数 | 418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934-9

定 价 | 5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夏三爷开了个大酒缸 / 001
- 第二章 大酒缸的几位爷 / 013
- 第三章 海八爷撞上了小人 / 023
- 第四章 百灵演绎“绝活” / 039
- 第五章 寿五爷大闹“同义居” / 051
- 第六章 翡翠烟嘴不翼而飞 / 065
- 第七章 潘佩衡翡翠送人情 / 083
- 第八章 清风阁“荷花程”遇印月 / 105
- 第九章 行酒令印月吐衷肠 / 123
- 第十章 “荷花程”吃炒肝戏说姻缘 / 141
- 第十一章 赌胜局贝勒爷祭祖马 / 159
- 第十二章 “紫燕子”赛马场露脸 / 181
- 第十三章 救惊马海八爷遇险 / 203
- 第十四章 乔本舒冒坏设暗套 / 215
- 第十五章 “会贤堂”印月闹席 / 229
- 第十六章 要脸面老太监舍财求婚 / 247
- 第十七章 老驴头半夜遇“撞客” / 261

- 第十八章 玩幺蛾子寿五爷怒骂“同仁居” / 275
- 第十九章 鬼上门秀儿午夜惊魂 / 291
- 第二十章 探谜底海八爷“打鬼” / 307
- 第二十一章 夏三爷发善心腊八舍粥 / 323
- 第二十二章 夏三爷古会印月 / 337
- 第二十三章 乔本舒买女骗太监 / 351
- 第二十四章 生悔意“荷花程”赋诗作画 / 363
- 第二十五章 醉鬼张三夜还烟嘴 / 377
- 第二十六章 天降大祸“同义居”遭封门 / 391
- 第二十七章 寿五爷蒙辱坐大牢 / 403
- 第二十八章 悲惨辞世夏三爷沉冤大酒缸 / 415

第一章 夏三爷开了个大酒缸



海八爷每天晚傍晚儿，不到丁字街的“同义居”坐一会儿，就好像心口窝儿那儿扎了根刺儿，这一宿，睡觉都不踏实。他的魂儿仿佛让“同义居”给勾了去。

没辙，谁让他对夏三爷的“汾州白”喝得上了瘾呢。自然，勾着海八爷魂儿的除了酒，还有更深的隐情。

“同义居”是夏三爷开的大酒缸的字号，离鼓楼不远。五间门脸，北房，有个后院，窗户门正经八百是一水儿的老榆木，花窗的式样是仿廊房头条一家银号的。六口粗瓷挂釉的大缸，交错地半埋在地下，每口缸都有半对拼的红漆木盖，髹漆至少刷了十遍。

老掌柜夏三爷对这红漆木盖，常爱夸口：“您甭瞧它不起眼儿，这髹漆活儿，正经八百的是宫里造办处漆作卢师傅的手艺。”

一晃几十多年了，卢师傅早已作了古，但玩意儿却留下了。不知多少食客酒友在这木盖上，碗碟蹭，袖子磨，它愣不褪色，反倒越擦越亮。即便是酒的残迹，还有菜汤、酱油汤、醋汤，也无法侵蚀它的本色。绝了。

夏三爷每天擦这髹漆木盖时，总要眯缝着那对小眼儿，多看几眼，然后咽口气，暗自惊叹：它怎么不掉色儿呢？

大缸的转遭儿摆着圆凳和方凳，柴木的，用不了两三年，便哗啦啦了。圆凳和方凳换了好几茬儿，但这缸盖儿愣不见掉色儿，你说怪不怪吧。夏三爷解不开这闷儿。也许这才叫玩意儿！



“同义居”是大酒缸。您别以为大酒缸是一个酒缸，它实际上是老北京的小酒馆。自然，北京人之所以把酒馆叫大酒缸，是因为它确实在酒馆里摆着或埋着酒缸。这可以说是北京独有的。至今，还没听说中国哪个地方，也把酒馆叫作大酒缸的。

老北京的爷儿们没泡过大酒缸的人不多。那当儿，大酒缸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，您随便溜达到哪条胡同，一出胡同口儿，就能见到一个大酒缸。

北京爷儿们的生活离不开酒。没酒，便没了乐子；没酒，老百姓的日子如同一碗白开水；没酒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酒不但能活血化瘀，消愁解闷，还能给平淡的生活添点儿诗意和情趣。这里渗透着的是文化。

老北京人喝酒奔大酒缸，在酒缸边上喝酒，透着一种豪气，所以有人也说这是喝“武酒”。为什么老北京人喝酒用大酒缸呢？听寿五爷说，这还是从元世祖忽必烈那儿传下来的呢。

寿五爷好说古，有一次他在“同义居”喝酒，跟叶翰林聊起了大酒缸的掌故。

“五爷，您给说说，这大酒缸是怎么回事儿？”叶翰林喝得醉么咕咚地跟他逗闲嗑儿。

“考我是吧？”寿五爷嘿然一笑，喝了一口酒，嚼了一个花生豆，说道，“想当年，忽必烈铁马金戈，统一了中原。得了天下，当了皇上，他自然高兴呀，这一高兴，想起酒来了。于是他要大摆筵席，请文武百官喝酒。拿什么喝呢？忽必烈心想：我是皇上了，喝酒的家伙什儿不能小了呀！他下诏做一个大酒缸。您想皇上要和文武百官在一个缸里喝酒，这缸能是咱们家里盛水的缸吗？当差的官儿让工匠开采玉石，用一整块带白斑的墨玉雕了个大玉瓮。这个瓮有二尺高，周长一丈五，瓮口的径长四尺半。”

“我的天，这口缸可够大的！”叶翰林说。

“瓮的外壁刻着各样的海兽，出没于海水波涛之中。雕完之后，忽必烈把它放在了琼华岛的广寒殿中，取名‘湊山大玉海’。然后盛上御酒，忽必烈与群臣痛饮。”

叶翰林问道：“这大玉酒缸能盛多少酒呀？”

“多少酒？我没喝过大玉瓮的酒，不知道。据说至少能盛三十多石。”寿五爷笑道，“皇上跟群臣喝酒用酒缸，那叫气派。后来传到了民间，京城酒馆也开始用大酒缸了。”

寿五爷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，咱们另说。不过这“读山大玉海”确实在那儿摆着。您现在到北海团城的承光殿还能看到。

当然，皇上喝酒用玉缸，老百姓可享受不起，京城的大酒缸大多是粗瓷挂釉的，跟家里盛水的缸没什么区别。

“同义居”跟其他大酒缸一样，酒缸也是半埋在屋子当中，里头盛着酒。不过，酒友们喝酒，不从缸里直接舀，而是在柜上拿小提子盛到酒碗或酒壶里。

柜是曲尺形的，四尺多高，黑漆，漆皮已然脱落，裂了不少口子。这物件还是夏三爷的父亲留下来的。

柜台的后墙上挂着秦炳文（秦谊亭）画的一幅山水画。配着这幅画，有一幅立轴，上面是姜筠（姜颖生）写的那首杜牧的名诗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

秦炳文与张士保（张菊如）、汪昉（汪叔明）是道光年间京城画坛“三杰”。姜筠也不是俗人，他与元隽（元博生）、兴葆济（兴柬生）在光绪末年号称京城的“三生”。

“同义居”能挂这二位的字面，说明夏三爷并非凡夫俗子。为什么要挂杜牧的这首诗呢？因为夏三爷是山西汾阳人，他自认为杜牧这首诗里的“杏花村”，说的是汾阳的杏花村。其实，杜牧诗里的“杏花村”并非指的山西汾阳的杏花村。汾阳的杏花村确实有名，早在南北朝时，“汾州白”就闻名遐迩。但全国叫杏花村的地方有十九处，且都与酒有关。如山东水泊梁山黑风口有“杏村飞崖”，《水浒传》里的李逵曾在这个杏花村喝过酒。江苏徐州丰县有个杏花村，宋代的苏东坡在那儿喝过酒，留下“我是朱陈旧使君，劝农曾入杏花村”的诗。湖北麻城古镇有杏花村。古诗称道：“三里桃花店，四里杏花村，村中有美酒，店里有美人。”

夏三爷不懂诗，也不会去考证杏花村的出处，只要杜牧的诗里有杏花村，他认为那就是说他老家呢。自然到大酒缸喝酒的也没人

跟他较这个真儿。

只有一次，叶翰林喝高了，抬头看着这个立轴，对夏三爷道：“三爷，您的酒真地道，连唐朝的大诗人都夸过您的酒呢。”

夏三爷回过头去，细看了看诗里的“杏花村”仨字，说道：“敢情，杏花村是我老家。”

“同义居”的柜上有六个瓷坛，坛口是软木盖，用红绿粗布包着，坛子里盛着六样烧酒，酒名写在纸上，贴在了坛子外面。

紧挨着酒坛的是几个大碟子，碟子里常备着自制的下酒菜。有常年不变的开花豆、煮花生米、豆儿酱、腌鸡子儿、炸河虾、拌豆腐丝、玫瑰枣、炒红果、核桃仁等。也有应时当令的，如拌粉皮儿、拌苜蓝丝、小熏鱼、香椿豆、芥末墩儿、拍黄鲜藕、鱼冻、酥鱼，等等。除了自制的小菜以外，泡大酒缸的主儿也可以外叫。大酒缸的门口，常年有出摊儿的，单卖羊头肉、驴肉、苏造肉等下酒的菜。食客想解馋，可以在摊儿上叫一份，进店当菜佐酒。

酒呢？大酒缸通常只预备烧酒。烧酒，也就是现今北京人喝的白酒。那会儿北京人把江米酒称为白酒。

老北京人喝酒认口儿。当时北京的酒分烧酒、黄酒、露酒、江米酒这四种。黄酒也叫绍兴酒，老北京单有黄酒馆，进黄酒馆的大多是在北京的南方人。地道的老北京不认黄酒，爱喝烧酒。

烧酒入口干辣，进嗓子眼儿有股子冲劲儿，烧心拉肠子，喝着过瘾。所以那当儿，北京人也管烧酒叫“烧刀子”或“白干”。

烧酒要有烧锅。烧锅，实际上就是现在酒厂的意思。有皇上的时候，内城不许有烧锅。烧锅都在四郊。所以老北京人按烧酒的来路，分为东南西北四路。东路的通州西集和顺义牛栏山，南路的大兴采育和宛平长辛店，西路的黑龙潭，北路的立水桥等最有名儿。但老北京人并不直接点这些烧锅的名儿，只说南路或北路。

夏三爷在酒坛子上也写着“南路烧”或“北路烧”。不过，“同义居”叫座儿的不是烧酒，而是“汾州白”。

四九城那些酒腻子之所以宗着“同义居”大酒缸，一是夏三爷自制的应时当令的下酒菜讨俏，二是他这儿的“汾州白”正宗，永远不掺水。

当年那些老食客、老酒友跟夏三爷亲近，正是看中了“同义居”这一点，才每天到这儿来坐一晚上。一碗“汾州白”，一碟开花豆，一碟炸河虾，一碟豆腐丝，能在这儿待到拉灯晚儿。

那当儿，“汾州白”在京城属于难淘换的名酒。一来是因为当时京城对外埠进来的酒有限制，酒税高得惊人，能来北京不易。当时即便是京郊的“烧锅”，因为税高，那些酒贩子为了逃税，常常把酒灌到皮囊里，趁夜里关了城门，无人看守，顺着城墙爬过去，进城倒卖。二来是因为山西汾阳杏花村做的“汾州白”跟一般烧锅不同，它是用当地有名的“一把抓”高粱做原料，以大麦和豌豆制曲，清蒸两次发酵，中温制曲，地缸发酵，两次蒸馏而成。工艺比较复杂，产量有限。

“难得在这儿喝上‘汾州白’。”画家“荷花程”每次来大酒缸，总是夸赞两句。

夏三爷不禁夸，尤其是能从“荷花程”嘴里讨到一个“好”字。他咂巴一下嘴说道：“程爷，知道吗？这酒有‘七绝’。”

“哪‘七绝’呀？三爷。”

夏三爷掰着手指头说：“您听着，我给你们念叨念叨。这头一绝是人必得其精，第二绝是粮必得其食。往下是水必得其甘，曲必得其时，器必得其洁，缸必得其湿，火必得其缓。”

老北京人能喝上这种名酒不易。为什么夏三爷开的大酒缸有“汾州白”呢？这得从老掌柜夏三爷的“山西屋子”说起。

夏三爷，大号夏凤坡，五十出头，寸头长脸，头发已有了白茬儿，寿眉很长，高鼻梁，眼睛不小，但眼皮已然往下耷拉了。由于长年跟酒做伴儿，眼眶子下面出现了肉袋，那眼袋总是红的，虽然脸上没有多少肉，但气色红润。老爷子逢人便带三分笑，笑起来，脸上的皱纹便都张开，透着几分谦和与善静。

他无冬历夏总穿着粗布大褂，袖口露着白边，大褂洗得很干净，不带补丁，显得干净利落。在大酒缸，夏三爷与伙计的区别是他肩膀头上没有手巾把儿。

夏三爷是山西汾州人，夏家在汾州算是大户。夏凤坡的爷爷夏子明十几岁便来北京学徒，后来，在前门外开了个票号。虽然在

京城落了脚，但在老家也置了一份产业，盖了一套气势不小的大宅子。

夏凤坡的父亲夏瑞亭行二，因为大哥早亡，他继承了老爷子的票号，娶妻生子，在京城扎下了根儿。夏凤坡的两个哥哥是夏瑞亭的原配夫人在老家生的，后来瑞亭的原配病故，他在京城续了弦。这个续娶的夫人生了凤坡。所以夏三爷自称是“老西儿”，其实是北京人，他压根儿没在老家生活过。

老北京城做买卖的山西人很多，“晋商”的实力在当时的中国，虽比不上“徽商”“海派”“宁波帮”“福建帮”等，但以精明著称。京城的银号、票号一多半是山西人开的。夏瑞亭对三少爷比较器重，夏三爷念了几年私塾，十五岁左右，夏瑞亭便把他送到前门外廊房头条，一个山西老乡开的“祥生”银号学徒，想好好栽培他。预备老了，把自家开的银号交给他。没想到夏三爷十七岁那年，夏瑞亭得了场重病，早早儿地撂了挑子<sup>①</sup>。

大爷二爷瞄着老爷子的遗产来到京城，办完了丧事，大爷和二爷便合计起分遗产的事儿。夏三爷厚道，一看两个哥哥为父亲的遗产打得跟热窑似的，跟他俩提出自己什么也不要。大爷二爷正求之不得，夏瑞亭的银号，后来归了大爷和二爷。但从此三爷跟异母兄弟之情也就掰了。

夏三爷则净心在“祥生”银号学徒。“祥生”的东家柴广禄看他为人本分，仁义，办事稳当，细致，出徒以后，留下了他。干了两年，连做了几笔好买卖，他当上了襄理。襄理就是经理的助手。

那当儿，他每个月拿的包银不轻，买了个小院，娶了媳妇，有了闺女。东家对他十分赏识，本想重用他，没想到赶上了八国联军攻打北京，前门外被八国联军祸害得最厉害，老商业街大栅栏一片火海，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几乎所有的铺子都化为灰烬，廊房头条的几家银号也被联军给烧了。“祥生”也未能幸免。东家柴广禄在乱中逃生，跑回了老家。夏三爷没来得及走，在东城自己的小院担惊

① 撂了挑子——北京土语，死的意思。

受怕，猫了几个月。

“庚子事变”后，“祥生”的股东们散了伙，经理也跑到上海另寻发展去了。夏三爷寒了心，不想再在钱柜上直接跟银圆打交道，他拿出自己的积蓄，在鼓楼大街的街面儿，盘下五间门脸的铺面房，开了个“山西屋子”。“山西屋子”实际上就是大酒缸。

夏三爷为什么想开大酒缸呢？这跟他平时好喝两口儿有关。

夏三爷虽说不是在汾阳杏花村出生的，但夏家从明代起就以酿酒为业，夏三爷的老祖开了两个酿酒作坊。他的父亲活着的时候，老家的人每年都来北京送酒，家里的酒坛子摆得到处都是。从小守着酒缸、酒坛子，夏三爷哪能酒不沾唇？在“祥生”号出徒之后，他接长不短儿地泡京城的大酒缸。但是他喝惯了那口味绵长，余香留齿的“汾州白”，再喝京城各路的“烧刀子”，自然觉得不是味儿了。

汾州离京城虽远，但他每年春节回乡探亲，总要拎几坛子“汾州白”回来，留作日常享用。赶上亲戚来京城跑买卖，人家自然也不会空着手来。

夏三爷的三大爷和四大爷在老家都有酒作坊。这“汾州白”拿到京城透着金贵，在杏花村却如喝汾河水一般。三大爷和四大爷知道夏三爷好这一口儿，别的可以商量，这个还能不管够吗？所以夏三爷家里的“汾州白”常年不断。

老北京人管山西人叫老西儿。往往讥笑山西人抠抠唆唆，一些歇后语常拿老西儿开涮，如老西儿拉胡琴，自顾自（吱咕吱）；老西儿喝酒，你一盅（鬃）我一盅（鬃）。

什么叫你一盅我一盅呢？说起这句俏皮话，还有个典故。

有一天，有俩老西儿在屋里喝酒，一位北京爷在窗户外头听着，这两位你一句，我一句地嚷嚷着：你一盅呀我一盅呀。这位爷听了有一个时辰，俩老西儿还你一盅我一盅地喝着。他纳开了闷儿：两位可真是海量，一盅一盅地喝了大半天怎还不见醉呀？

他忍不住推开门进了屋。一见二位的阵势，他笑了个倒仰，敢情这两位一人手里拿着一根猪鬃，一边划拳一边用猪鬃往酒杯里沾一下，然后拿嘴一啣啦，一“盅”一“盅”的，合着是这么个一

鬚呀！

当然，这纯属于糟改山西人。夏三爷这个“老西儿”可不抠，他透着豪爽大方，而且热情好客。自然，说他是“老西儿”，也只是指他的祖籍。因为他是在北京出生，北京长大的。不过，他身上毕竟有山西人的血脉。

夏三爷古道热肠，兄弟给他拿来的好酒，他平时舍不得喝，单等朋友来才拿出来共享。

八国联军在京城折腾了几个月，战事消停了。他把几个朋友邀到自己的小院，让夫人张氏包了两盖帘饺子，打开封着的酒坛子，夏三爷跟朋友们一起对酌起来。

那酒开了封，满院子飘香。“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”他爽朗地哈哈大笑。

来的都是酒友。您想经过大灾大难，劫后余生，众人免不了感叹人生，感叹国运。这一感慨，可就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了。

夏三爷跟这几个朋友开怀痛饮，从中午喝到晚上，又从晚上喝到午夜，眼瞅着三坛子“汾州白”见了底，一个一个喝得东倒西歪，酩酊大醉，还意犹未尽。

“赏古轩”古玩店的经理潘佩衡借着酒劲儿对夏三爷说：“您这三坛子老酒，可把我们的酒虫儿给勾出来了。今儿是尽了兴，明儿找谁去？依我看，您呀，改戏吧。”

“改戏？离开银号，您说我能去什么角儿呢？”夏三爷笑道。

潘爷指了指空酒坛子，说道：“您就去能让我们喝上‘汾州白’的角儿。别在什么银号钱庄里刨食了，干脆扯起一面酒幌子，开个大酒缸吧。这样咱们以后喝酒不就有地方了吗？”

叶翰林在一边也揶揄说：“是呀，三爷开大酒缸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山西那儿有两位大爷给您供酒，您有什么急呀？您要是开大酒缸，我们得天天上那儿泡着。”

夏三爷本来就憋着改行，让这几位爷一说，心眼儿活泛了。

“好，有几位爷给我捧场，这大酒缸，我开定了！”夏三爷当下便拿定了主意。

几位爷的几句话，这才有的“同义居”。

甬瞅“同义居”是大酒缸，门口悬的那块匾是京城有名的画家“荷花程”给题的。当然了，“荷花程”也是“同义居”的常客。

“同义居”开张以后，生意就透着红火。夏三爷是银号出来的，官场和商界认识不少人，听说他改行开了大酒缸，不但那些朋友成了他这儿的常客，就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都过来给他捧场。他呢，也是外场人，挺能张罗，小脚踢球，颇能横胡噜一气。

当然，“同义居”能拢住人，全仗着他这儿的“汾州白”。不但贪杯的主儿好这一口儿，就连左近饭馆的食客，也到“同义居”来外打酒。

夏三爷精明，凡是外打酒，在酒壶的盖上必贴上“同义居”三个字，表示此酒是“同义居”的。一来二去，“同义居”的字号远近皆知。两三年的工夫，“同义居”便跟东四牌楼的“恒和庆”，东安门的“义聚成”，后门桥的“谦益”，金鱼胡同的“同泰”等齐名，成了京城有名的大酒缸。

那会儿，京张铁路已开通，但战乱频仍，京城的酒税也高。夏三爷从汾阳往京城运私酒要冒很大的风险。好在夏三爷对官场上的事儿门儿清，用银圆打通各个关节，“汾州白”才能跟得上。他在自己的小院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，专门储酒，藏的几缸酒，足够大酒缸的食客喝一年半载的。

当然，风声紧的时候，为了接短儿，他也会来点猫腻，在酒里兑些水。不过，一般情况下，他不来这一手儿，他知道字号的金贵。所以，宁可吃点儿亏，也要保住信誉。

夏三爷的大酒缸雇了三个伙计，一个看灶的。这几个伙计都是他从山西汾阳老家带过来的。看灶的这位是他拐着弯儿的一个远房侄子，也姓夏，叫夏金柱，小名柱子。

柱子二十七八岁，窄脸，细眉小绿豆眼，高鼻梁，长得并不中看，细瘦的身量，有点水蛇腰，看着挺精干。他平时少言寡语，未曾说话，先拿眼珠子量一下人，然后眨巴眨巴眼睛，来一句：“那什么，您说呢？”他总是让对方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，再权衡利弊，找补一句：行或不行。从这一点上能看出他人不大，倒有几分城府。



他来了以后，夏三爷一直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。一来，夏三爷没儿子，身边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帮手；二来，柱子的老爹在老家开着酒作坊，他们家做的酒，都进了“同义居”大酒缸，成了“同义居”的专用作坊。因为有这层关系，夏三爷自然不敢怠慢这位远房侄子。

“同义居”是五间门脸的铺子，六口大缸，坐满了人，不到五十位。平时由夏三爷和三个伙计加上柱子照应，足可以拉开栓了。

夏三爷就俩闺女，大女儿蓉芬，二十五了，已然出阁。家里就剩老婆张氏和二女儿蓉秀，她们娘儿俩手脚勤快，有时在家里鼓捣点儿下酒的小菜，每天包几盖帘饺子，拿过来应门面。

夏三爷并不想把生意做大，每天跟那老照顾主儿们边喝边聊，就把买卖做了。他开这个大酒缸只图一乐，真想发大财，他能放着银号钱庄的差事不做，干这小本生意吗？